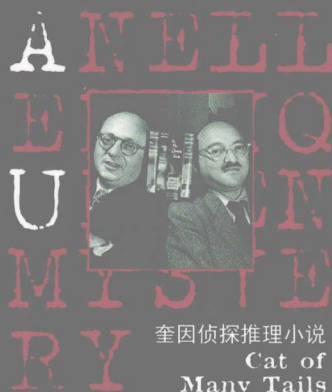




荣誉出品

九尾怪猫

「美」埃勒里·奎因 著 石葱 译



奎因侦探推理小说
Cat of
Many Tails

Frederic Dannay
"Ellery Queen"

Ellery Queen
Laurel Books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九尾怪猫

(美国)埃勒里·奎因 著
石葱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尾怪猫/(美)奎因(Queen,E.)著;石葱译.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2

(奎因推理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7-204-09957-3

I. 九… II. ①奎…②石…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5480号

CAT OF MANY TAILS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49 by Little, Brown & Co., Copyright

renewed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2008-004号

九尾怪猫

(美)埃勒里·奎因 著

石 葱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957-3/1·2031

定 价 15.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美国推理小说家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作为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被推理小说迷奉为主璧,成为推理小说史上无法跳过的经典。

1999年《奎因现代侦探小说集》的出版,使得广大中国读者能真正感受到这位推理小说大师的魅力。事隔十年,《岁月·推理》杂志社携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埃勒里·奎因的十部作品,其中包含了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埃及十字架之谜》(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1932)和《恶之源》(The Origin of Evil, 1951),对于喜爱奎因的推理小说迷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当浮大白的快事。

1941年,埃勒里·奎因创办了著名的《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奎因本人为这份杂志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将侦探小说作家的眼界提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鼓励同行创作优秀作品并为之提供展示场所……发掘立志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新作家。”创办杂志,是埃勒里·奎因除了创作之外对推理小说的又一大贡献。

《岁月·推理》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在大力扶植、培育原创推理作者之外,也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推介国外优秀的推理作品。我

们在策划推理书系时,将其分为“原创”和“经典”两大系列,两年来陆续推出了十多部原创系列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原创推理作者。推理书系作为一个品牌可谓深入人心,现在推出经典系列也正得其时。

将奎因作品作为推理书系经典系列的首部曲,可说是再合适不过。无论是作为推理小说迷,还是媒体出版人,我们都能深深感到这种仿佛命运冥冥注定的奇缘巧合,也许这也算是中国推理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翻开这一页，去尽情享受推理小说带来的乐趣吧，就像奎因在他的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那样——“狩猎愉快”！

推理盛宴才刚刚开始。

《岁月·推理》编辑部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32)
第 四 章	(58)
第 五 章	(79)
第 六 章	(92)
第 七 章	(116)
第 八 章	(131)
第 九 章	(162)
第 十 章	(186)
第十一章	(224)
第十二章	(233)
第十三章	(261)

第一章

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西被绞杀，是发生在纽约城九幕悲剧之初篇。

这是个发生在光怪陆离都市中的迷眩惨剧。

纽约市三百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七百五十万居民一时间全都为之疯狂。这场风暴的中心是曼哈顿。事情发展到最糟阶段后，曼哈顿被纽约时报冠名曰“愚人村”，出典于英国一个著名的小村庄，那里的村民以愚蠢著称。这并不是一场令人愉快的闹剧，其中没有一点诙谐逗趣的因子。因恐惧丧命的人远比怪猫杀死的多，更不用说还有无数人因此受伤。至于成年人们谈怪物色变的恐惧，给城中的小孩子造成了何等精神创伤，恐怕要等到心理医师能够探询下一代人心理状况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事后，专业人士们研究得出了为数不多的一致意见，对悲剧的发生提出了数条深刻原因。第一条是针对报界的控诉。毫无疑问，纽约报界对发生的一切难辞其咎。《纽约号外》主编辩称：“媒介应向全体公民发布新闻、新闻的详情及其全过程”，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报纸不厌其烦的告诉“全体公民”怪猫的一举一动，细诉所有让人恐惧入骨的细节，对死亡的生动描绘更是为之“增色”。报界如此鞠躬尽瘁，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想多卖几份报纸，顺便说一句，它们做到了，做得非常成功。一位发行经理

私下承认：“我们真把人们吓坏了。”

电台成为报纸的共同被告。广播网的诸多电台，平日里总是道貌岸然，做那些攻击奥秘节目和罪案节目的偏执狂的应声虫，把这些节目说成是诸如犯罪、歇斯底里变态行为、性早熟、噩梦咬指甲、尿床癖等等诸如此类反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样是这些电台，对细致入微地报道怪猫恶行，倒是完全不以为忤，好像他们认为只要不是编造的东西就全然无害。事后某个控诉不无道理，一档详细报道绞杀魔恐怖行为的五分钟新闻档，对听众神经的摧残，远远大于所有电台奥秘节目加在一起的效果。不过为时已晚，其时大错已经铸成。

还有人试图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说怪猫罪行中某些特定的因素，加剧了大众的恐慌。其中之一是杀人方法。呼吸是生命的根本，是死亡的反面。他们的观点是，绞杀方式能激起人们最本能的恐慌。另一个原因是受害人选择的随机性——他们称之为“冲动地选择”。他们说人类在面对死亡时，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就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但是怪猫选择受害人完全是随机的。让人不成为人，杀死受害人，跟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一样毫无尊严、毫无价值。让人们防不胜防，哪怕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也不敢说高枕无忧。因为无处可逃，所以大众惊惶不安。而且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杀人狂无迹可寻。绞杀魔毫无动机的冷酷罪行，没有一个活着的目击者，人们无从知道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肤色、习惯、语言和出身，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人类。从已知的资料分析，他完全可能是一只猫——或者一个幽灵。因不能眼见为实，所以人们的想象力爆发。这一切原因加起来，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而哲学家们则倾向于从世界观的角度来分析整个事件，也算是另辟蹊径。他们“世界观世界观”地叫个不停。这一代人好像慢慢腐烂的球体，围着轴心不规则摆动着，希望抵御压力，事实上却在压力下慢慢破裂。这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他们埋藏了成千上万同时代的人，或死于时代的巨轮，或死饥饿，或死于谋杀；这是跨越血流成河的历史，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代，然而现实中他们却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漩涡中，愤世嫉俗；这代人在原子弹的巨大阴

影下瑟瑟发抖,他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代人眼睁睁地看着政客们密谋所谓末日审判,那一天却从未到来;他们被呼来喝去,他们忽而被恳求,忽而受忠告,忽而被怀疑,忽而受吹捧,有时受到指控,有时无助地被驱使,忽而失去地位、失去名誉,被世界所抛弃,总之他们没有一刻的安闲,时时刻刻被不同方向的力量所拉扯。他们是所谓世界神经战的真正受害者……哲学家因此认为,也就难怪这一代人在面对未知事物的哪怕一点端倪时,会恐慌尖叫。在一个迟钝的、不可靠的、充满威胁与被威胁的世界里,一点歇斯底里无可指责。恐怖事件袭击的是纽约城。但如果它袭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相信造成的结果也差不多。他们指出,必须看到的是,人们在面对恐慌毫不抵抗地接受,而不是抗争失败才屈服。在脚下的世界崩坏时,人们又怎能保持理智。疯狂的幻想对人们来说既是逃避,又是解脱。

不过,能用大众理解的语言描述整个事件的,倒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法学院大学生,一个普普通通的纽约客。“我正在读丹尼韦伯斯特^①,”他说,“他参与过约瑟夫怀特审判,并在此案中发表了著名言论:‘每一起未能惩治的谋杀犯罪,都会带走一点普通人生活中的安全感。’所以我想,生活在我们这个荒唐的世界中,当某位人称怪猫的可怕人物,在城里东一下西一下地杀掉周围的人,没人能找到哪怕一丝线索,至少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看来,这个怪猫肯定会继续勒死纽约居民,直到剩下的人连艾比茨棒球场^②左外野的露天看台都坐不满——我这么唠唠叨叨的让你闷了吧,顺便问一下多罗切^③是怎么回事?”这位法律大学生名叫杰拉德·厄里斯·克洛德奈,他是在接受赫斯特旗下一位记者路边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之后,此番言论被多本杂志,包括《纽约客》、《星期六文学评论》和《读者文摘》选登,米高梅新闻甚至邀请他到摄影机前重复了一遍。对于克洛德奈的说法,纽约客们纷纷点头赞同,表示基本上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① Daniel Webster, 丹尼尔韦伯斯特, 1782 - 1852 年,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政治家。

② 纽约职业棒球队道奇队的主场。

③ Leo Ernest Durocher (1905 - 1991), 著名的棒球选手和教练, 1994 年进入棒球名人堂。

第二章

八月二十五日夜，纽约夏天典型的亚热带闷热天气。埃勒里脱得只剩条短裤，待在书房中想写点东西。但他汗湿的手指在打字机键盘上打滑，终于受不了地关上台灯，缓步走到窗前。

窗外一片黑漆漆的寂静，城市的夜扑面而来。纽约城东边的居民涌入中央公园，投身到潮湿的草地上。东北至哈莱姆区、布隆克斯区、小意大利区和约克维尔区；西南到下东区和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区及皇后区；南到切尔西区、格林威治村和唐人街，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防火楼梯上就挤满了人，空气都为之窒息。房子都是空荡荡的，大街上挤满了无精打采缺乏睡眠的人们。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挤向桥边——不管是在布鲁克林桥、曼哈顿桥、威廉斯堡桥、女皇镇桥、乔治华盛顿桥还是三区大桥——徒劳地寻找一阵轻风。在科尼岛上、布莱顿、曼哈顿海滩、洛克威斯和琼斯滩的沙滩上，成千上万不能成眠，只能到海边寻找慰藉的人们挤得密密麻麻。游船在哈德森河上来回游弋，渡轮像不堪重负的老妇一般，将无数乘客拉到威霍肯镇和斯塔腾岛。

一阵闪电划破夜空，空中现出了帝国大厦的侧影，仿佛有架巨大的相机从空中俯拍城市的夜。

南边的空中笼罩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云雾。但云彩仿佛只是幻影。在它笼罩下时代广场酷热难当。人们纷纷涌进城市音乐厅、

罗克西连锁影院、议会大厦、大酒店、派拉蒙和政府大楼——只要气温可能稍微低一点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

还有人选搭地铁。他们把车厢间的门打开，列车在车站错车时，就会刮起一阵大风，虽然是地狱般酷热的风，到底聊胜于无。列车上的最佳座位是第一节车厢靠近前门的位置，紧挨着驾驶舱的地方，此处风势最大。

在华盛顿广场、沿着第五大道，第五十七街、上百老汇、河畔大道，中央公园西路，一百一十街、莱克星敦大道和麦迪逊街，塞满人的公车每站拉上几个人，但是大部分候车人都挤不上，然后呼啸着在城市中上下穿行，互相追逐……

埃勒里摸黑走回书桌前，点上一根香烟。

他想，不管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后都卡在同样的地方。

怪猫之祸越演越烈。

他仰起头，用手掐住脖子，手指慢慢滑到软骨处掐紧，试试看自己能仍受多大的压力。……

怪猫。

埃勒里歪了歪身子，若有所思地抽着烟。

这案子是个巨大的诱惑。

在处理莱斯特维尔的范霍恩一案时，埃勒里遭遇了惊人的背叛，被自己所笃信的逻辑所背叛。他手中的正义之剑突然调转了方向，本是对准罪犯，却刺穿了无辜者的身体。所以，他放下武器，拿起打字机。按奎因探长的说法是躲进了象牙塔里。

不幸的是，他必须和每天与罪恶作战不息的老骑士同居一室。天天和纽约警察总部的理查德奎因探长，同时也是自己这个半退隐侦探的父亲大人朝夕相处，无疑非常危险。

“我什么案子的事也不想听，”埃勒里会说，“让我清静一下。”

“怕什么？”他父亲则会戏谑地说，“怕自己禁不起诱惑？”

“我正式归隐了，对查案子再没兴趣。”

但没兴趣的状况只截止到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西被绞杀为止。他成功地坚持了这么久，但每天一翻开早报就能看到那家伙圆圆的小脸，圆圆的小眼睛让人困扰地瞪着他。

最后他举手投降，开始详细了解案件始末。

这案子非常有趣，相当有趣。

他从没见过如此波澜不惊的脸。既不暴戾也不慈祥，既不显得狡猾看起来也不愚蠢，甚至不带一丝谜样色彩。这个四十四岁的家伙圆乎乎的、胎儿般的胖脸，仿佛是大自然生长停滞实验的产物。

没错，这是一起有意思的谋杀案。

跟着就发生了第二起绞杀。

然后是第三起。

再然后……

公寓大门“砰”的响了一声。

“老爹？”

埃勒里猛地跳起来，不慎撞到脚踝。他一瘸一拐但又飞快地走进起居室。

“哈啰，”奎因探长已经脱下外套，解开了领带，正准备脱鞋，“你看起来不错，儿子。”

探长自己则面色灰黯。

“今天过得不顺？”肯定不是天气炎热的缘故，老探长耐热的本事堪比沙漠鼠类动物。

“有冰冰凉凉的饮料吗？”

“柠檬水如何？供应充足，任君饮用。”

探长慢条斯理地走进厨房，埃勒里听到冰柜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探长说：“顺便说一句，你该恭喜我。”

“恭喜你什么？”

“恭喜我今天有幸收到也许是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是说也许——最大的强迫中奖。”他一仰头喝着柠檬水，露出上下滚动的喉咙，整个人更显惨兮兮。

“被炒鱿鱼了？”

“比那更糟。”

“升职了？”

“好吧，”探长坐下来说道，“我被任命为怪猫调查组的总指挥。”

“怪猫？”

“别装不知道，就是那个怪猫。”

埃勒里靠在书房门框上不做声。

“警察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奎因探长捧着水杯说，“然后告诉我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决定成立怪猫侦缉特别小组，由我全权负责。就像我刚刚所说，成了总指挥。”

“你还真是荣幸至极。”埃勒里忍不住笑道。

“也许你觉得这是个大笑料，”他父亲说，“但就我而言，如果我可以自由行事，任意妄为的话，”他一口饮尽杯中剩下的柠檬水，“埃勒里，我差点想当面告诉局长大人，迪克奎因这个老家伙担不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了。我把毕生都献给了警察部门，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

“但你还是接受了任务。”

“没错，我接受了。”探长说，“上帝啊，我甚至对他说：‘谢谢你，局长。’说完之后我突然有种感觉，”他有些忧心忡忡地继续说道，“这这小子还藏着一手。儿子我跟你说过，这让我更想打退堂鼓。我想还来得及。”

“你说是退出？”

“好吧，我只是说说而言。不过摸着良心说，你对本案并非全无兴趣，对吧？”

“噢，”埃勒里走到起居室的一扇窗边，“但这不是属于我的战斗，”他对着窗外的纽约城抱怨道，“我之前为打击犯罪稍稍出过点力，仅此而已。在很长时间我还算走运。但当我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居然全靠搏赌运——”

“我明白你的意思，儿子。不过这该死的游戏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需要你继续出力。”

埃勒里转过身去：“你这不是夸大其词么？”

“埃勒里，这是紧急情况。”

“噢，得了吧。”

“我说了，”老探长重复道，“这是紧急情况。”

“不就是几桩谋杀案么。当然，案情是很棘手，但那也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凶杀案中不能破获的占多大比例来着？我真搞不懂你，老爹。我退隐是有原因的，我接受了某个任务，却搞砸了，顺便说一句还造成了一两个无辜者的死亡。但你是职业警察。你接受上级的任务，哪怕失败了，责任也该警察局长来背。假设这几桩绞杀案无法侦破——”

“我亲爱的哲学家儿子，”探长捧着空玻璃杯转来转去地说，“如果案件不尽快侦破，本城就要出大乱子了。”

“出乱子？在纽约吗？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情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目前只是出现了一些征兆而已。比如许多人打电话到警察总部，有想了解更多情况的，有希望警方指导的，有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信息的，千奇百怪什么人都有。误报警电话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夜里。当值警官也情绪不稳，比正常情况下要紧张得多。还有……”探长摸着水杯说，“公众对此次事件过分关注。他们兴趣盎然得太不正常了。”

“只不过因为反应过度的漫画家——”

“只不过因为！见鬼的谁他妈在意一切是什么引起的？总之情况不妙啊，埃勒里。为什么今年夏天百老汇唯一的热门剧目就是关于这场恐怖谋杀的闹剧，所谓的怪猫记？坊间每一个批评家都说该剧是纽约五年以来上映的最差剧目，然而这是唯一能卖动票的演出。温切尔的新作名叫《猫的悲剧》。贝尔勒^①毙掉一则关于猫的笑话，高谈阔论什么这种话题不应该用来打趣。宠物店声称一个月来半只猫仔都没卖掉。全纽约，包括里弗代尔、卡纳里斯、格林波特、西布隆克斯、公园大街、公园大道和花园广场在内的广大地区，到处都有人声称目击到怪猫。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福塞恩大街，皮特金大道、伦洛克斯大街，第二大街，第十大街到布里克纳大道，都发现过被勒死的流氓猫尸体——”

“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恶作剧罢了。”

“没错，我们还抓到过几个小鬼头。但这是一个信号，埃勒里，是一种征兆，大麻烦的征兆，每每想起就吓得我魂飞魄散。

① Milton Berle，传媒名人，以讲笑话著名，主要在电视业活跃。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恐惧。”

“你今天吃过东西没有？”

“五桩谋杀案就让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为之瑟瑟发抖！为什么？你能解释吗？”

埃勒里闭口不言。

“来吧，”探长嘲讽道，“反正你不是专业人士，说错了也不足为奇。”

但埃勒里默默地沉思了半晌。

“也许，”他说，“也许可以归咎于案件中透出的怪异。你瞧，城中哪怕每分钟出现五十例小儿麻痹症，众人也无动于衷，但如果出现两例亚洲霍乱，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在合适的条件下，罪案引起大范围的恐慌也不足为奇。这些勒索案透着怪异，所以人们感到不安。如果像艾伯内西这样的人都能受害，那任何人都可能遇害。”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探长专注地看着他。

“看来你对案子相当了解嘛。”

“只不过关注了一下报纸新闻。”

“想知道更多情况吗？看看不同角度的描述？”

“这个……”

“坐下听我说，儿子。”

“老爹——”

“坐下！”

埃勒里乖乖坐下，他能怎么样呢，这毕竟是他父亲。

* * * *

“迄今为止的五起谋杀，”探长说，“全都发生在曼哈顿区。全是绞杀，用的绳子也一模一样。”

“都是柞蚕绳子对吗？那种印度丝绳？”

“哟，你连这都知道。”

“据报纸报道，警方对凶器来源毫无线索。”

“报纸说得没错。凶器是坚韧的粗纤维丝绳——看在老天分上——源自印度丛林。警方目前了解到的仅此而已。”

“什么？”

“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其他任何该死的线索。什么都没有！不管什么都没有，埃勒里。没有证人，没有嫌犯，没有动机。警方压根儿不知道从何着手。凶手来去如同一阵风，身后留下两样东西，一具尸体和一截绳子。第一个受害者是——”

“艾伯内西，全名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西，现年四十四岁，住在东十九街靠近格兰摩西公园的一套三房公寓里。未婚，唯一的亲人母亲也在几年前过身，留下他孑然一身。他父亲是个小职员，死于1922年。艾伯内西一辈子就没工作过哪怕一分钟。在母亲去世前，他要照顾母亲。母亲去世后只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大战期间因不够格未曾应召入伍。他自己做饭，自己收拾房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兴趣爱好，没有混乱的交际圈。什么也没有。整个人苍白无趣，都不像个活生生的人。艾伯内西具体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普朗第医生很肯定他是在六月三号午夜时分被勒毙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艾伯内西认识凶手，根据现场情况看当时他有客人在。我们已经排除了所有亲戚作案的可能，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都没有作案可能。至于朋友，艾伯内西没有朋友，一个也没有。他就是一匹天生的独狼。”

“或者应该说是独羊。”

“在我看来，警方没有漏掉任何线索。”探长惨兮兮地说，“我们调查了大厦管理员，调查了醉酒的看门人，调查了大厦中每一个租客，甚至那些房屋中介。”

“据我所知艾伯内西靠信托遗产过活。”

“没错，该笔信托资金由一家银行打理，已经很多年了。他没有私人律师。他从不干活——天知道母亲去世后他怎样打发时间，反正我们不了解。我猜他成天无所事事。”

“小商贩呢？”

“全都调查过了。”

“理发师也调查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凶手是理发师的话，他可以很自然地站到

猎物小椅子后面，发出致命一击？”探长严肃道，“不，艾伯内西自己剃须。他只是每月在联合广场的一家店理一次发，光顾这家店有二十年之久了，但店家连他名字都还不知道。不过警方还是找三个理发师问了话，果然是毫无收获。”

“你们肯定艾伯内西生活中没有女人存在？”

“非常肯定。”

“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喜欢同性。瞧瞧他那样子，活像只又小又圆滚滚的臭鸡蛋。他从不下场击球，从来不跑垒，当然也就从来不失误了。”

“有一个失误，至少一个失误。”奎因探长起了个头，又紧紧闭上了嘴。

埃勒里在椅子上伸个懒腰说：“没有人能像艾伯内西这样，生活中一片空白。他艾伯内西也不可能活在真空中。他被谋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私底下肯定过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生活，哪怕再不活跃。他肯定干过什么。五个被害者都是。维奥莱蒂·史密斯又怎么样？”

“维奥莱蒂·史密斯是怪猫连环杀人事件的第二名受害者，”老探长说着闭上了眼睛，“在艾伯内西遇害十九天后被勒死——具体死亡时间是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到午夜之间，未婚，四十二岁。她一个人住在西四十四街一栋破败公寓顶楼的套二房里，正好在一家意大利比萨店楼上，从侧门进出，楼房没装电梯。她在此地住了六年之久，之前曾住在西区大道七十三号，再之前住在村樱桃街，她在彼处出生。”

“维奥莱蒂，”老探长闭着眼继续说，“就我们所知，在各个层面上都完全是阿奇艾伯内西的反面。他是个隐士，而她认识时代广场附近的每个人；他就像被扔进丛林的婴儿，而她是丛林中的一匹母狼；他一生都有母亲保护，而她想获得一点可怜巴巴的保护还要为之付出代价；艾伯内西没有恶习，而维奥莱蒂没有美德。她是个酒鬼，吸大麻成瘾，而且在被杀前还开始吸食更烈性的毒品；他这一生没有赚过一分钱，而她为了谋生忙得精疲力竭。”

“我想她主要在第六大道一带做生意？”埃勒里说。